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卷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復見天

報國捐軀
 義貫堪欽

場何處
 偽與真赤心當

傳不虛
 是地煞威名逢

寄語
 命閑閑水滸全

塞途
 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
 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
 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付笑談中 以詞起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忠義水滸傳一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忠義水滸傳

K30/17
(8)



双紅堂
小説
134(8)

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
 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
 個宋字第一句乃兵點水
 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
 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
 人姓宋名江縱橫三十六
 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
 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
 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
 知府曰不知此間有道人
 麼文炳曰將軍城營安簿
 一查便見知府喚取冊簿
 檢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八

聖嘆外書

第三十五回

立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茂苑毛宗崗亭始氏評

此卷為立德訪孔明孔明見立德作一引子耳
 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
 有孔明為軍師先有單福為軍師以引之不特
 此也前卷有五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
 卷有一雀一馬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
 為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會明指其為
 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即單福亦不肯

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
宋江文炳看了曰正應話
言差人撞獲却再商議知
府即喚戴宗來廳下問曰
你與我帶了從人快下牢
城營裡捉那吟反詩犯人
宋江不可違誤戴宗聽罷
大驚隨即點眾牢子分付
各歸家取器械自作起神
行法先來到牢城抄事房
見宋江宋江便曰前日人
城來見賢弟不在獨自無
聊海陽樓上飲酒這兩日

旨道其真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
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為鳳雛元直二字
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
即為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
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于諸葛亮
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瓊瑤聲非半
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直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箇轉身不
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
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拿住蔡瑁要在他
身上尋遺我兒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
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

昏迷不好戴宗自討哥却
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
曰醉後狂言記了戴宗
曰却終知府差我帶從人
捉拿犯人宋江小弟失驚
先去穩住眾人我來報知
哥哥小弟如今回去便和
公人來捉你你可披髮詐
作風塵胡言亂語我自替
你回稟宋江曰感謝兄弟
指教我戴宗別了宋江回
到城裡與集眾人直奔牢
城喝問那個是新配宋江

為人文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
不同寫來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
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
衷英雄氣盡盡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
短笛甚川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
行吟澤畔為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
即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元
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
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
琴走雷走風馳之後忽見石室香清松軒茶熟
正在心驚膽戰俄而氣定神閒真如過弱水而

牌頭引眾人捉宋江只見
披頭散髮倒在屎尿坑裡
戴宗假意喝曰捉拿這廝
宋江却亂打將來口裡喝
曰我是玉皇大帝女婿教
我領十萬天兵殺你江州
人間羅王為先鋒與我一
顆令印重一百筋眾入曰
這個失心賴人拿他去何
用戴宗曰我們前去回話
要拿時再求眾人跟了戴
宗回衙見知府把宋江失
心情由稟明知府正待要

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
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玉積新
聽婦姑笑甚雖極分明却覺揣摩度可聞而不可
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
德比龍也前蔡瑁捏造立德反詩曰龍蟠池中
物亦以立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
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又謂真主一龍驃馬
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手曰有如龍之馬
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
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無數龍字總只
為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問緣由時文炳近前說曰
本人所作詩詞不是有風
動的人其中有詐只願拿
來知府曰通判說得是便
令戴宗速去拿來戴宗沒
奈何只得再領眾入下牢
城對宋江曰事不諧矣只
得去一遭打大竹籬搭着
宋江直到府廳歇下眾人
把宋江押于塔下宋江不
跪睜開眼曰福依前胡言
亂語知府看了沒做理會
文炳曰且喚本管差撥來

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
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
鄭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為鄭重
矣唯鄭重言之使知其人重說且不可輕說
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
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因沮授
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玄德之賢而不能用
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繼衣與
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
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

問這人初來病風便是真
症若是近日必是詐風知
府便喚差撥來問差撥答
曰這人來時未見有風病
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
聽了大怒喚過獄卒把宋
江打五十度開肉綻鮮血
迸流戴宗看了叫苦宋江
吃打不過只得招曰不合
一時酒後多寫反詩別無
他意知府取供狀將面
死枷枷了收禁牢裡戴宗
分付小牢子曰可照顧他

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
不說出玄德明目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
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詣直待市上行歌
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書至此以為此時
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
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則一將欲
用之忽欲拒之這說明相識之故然後彼此歡
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
徑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釋官每到兩人相會
處便急欲其就唯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
折者乎故讀神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

送飯知府退廳遞文炳到
堂後謝曰若非通判高見
下官險被他瞞過文炳曰
不宜遲修書一封差
人星夜上京師報與恩相
知顯是相公幹了國家大
事奏天子發下旨來以除
大害知府曰有理即日送
書上京薦文炳文炳拜謝
據報知府寫書文炳問曰
相公差那一個去知府曰
戴宗有神行法一日能行
八百里路程來最便差此

止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立
德德先欲蔡瑁路上見趙雲此方補雲大驚出投館
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急急縛鎗上
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見蔡瑁急問
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
謹慎之人不肯造次此時不殺蔡瑁是子龍精細處然其言將所不測即策
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
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
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
逼吾主何處去了問語一句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
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浮邊看時只見
隔岸一帶水跡寫到隔岸水跡雲暗忖曰難道連馬跳

人去只消旬日文炳曰無之事過了溪去以爲必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踪跡

奸知府嘗待文炳次日相先遙望次近看次令人辭去了知府打點金銀四散觀望寫得情景逼真雲再回馬時察得已入城

貝次日喚戴宗囑付曰我鳥子龍四番離開兩度到溪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

有禮物家書要送上京太兩次回馬極慌張又極精細師府自有你幹去得可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

與我星夜去走一遭回來醉如癡想此潤潤一躍而過豈非天意信即玄德當

重賞戴宗領了家書却來不信進進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沈西正行之間

牢裡對宋江說曰知府差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忽然別玄德

我上京旬日之間便回就嘆曰吾不如也誰云騎馬勝騎牛遂立馬觀之牧童

太師府裡使些見識解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

哥哥你且寬心宋江曰否奇絕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

賢弟救宋江一命戴宗馬背上人不識平背上人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

過李逵分付曰哥哥只因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

誤題反詩吃官司苦刑我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

今差往東京旬日便回哥取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畫出一玄德曰汝師何

哥飯食全靠你看顧李逵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州人也

曰吟反詩打甚麼要緊道號水鏡先生能識英雄不玄德曰汝師與誰爲友

手謀反到做了大官你自不知其人規其友亦以其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

放心前去走裡誰敢奈何自號水鏡故有此語也統爲友

我說得不好去斧頭便砍此卷敘玄德見司馬徽正爲見諸葛亮伏線

他嫌戴宗臨行又曰不要一龐德公以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

貪酒快了哥哥飯食當日隨之奇妙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

辭別去了李逵不吃酒只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

在牢裡伏侍宋江戴宗藏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

了書信挑了信籠出到城之爲弟詳述龐統畧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

呼

呼

呼

呼

呼

呼

呼

外取出四個馬兩腿上一指目前向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汝各扎兩個口裡念起神行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法咒聽得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着地看看日暮宗接店歇了次日已牌時分望見一酒店戴宗到裡面坐下酒保問曰要多少酒肉戴宗曰只吃素食酒保托出豆腐菜蔬來連飾三碗酒戴宗吃了却待討飯吃只見頭暈眼亂就在棧邊便倒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

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口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編聽前不必玄德通名而童子先德先生耳中又聽出一玄德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即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尚濕點逗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仙平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公賓王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飄然隱然為諸

臂潤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葱律朱貴

朱貴曰且把僮籠人去先

搜有甚東西只見使袋裡

搜出一封書遞與朱貴看

封皮上寫曰平安家書朱

貴折開看過上面寫道見

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

東宋江監收在牢聽候朱

貴大驚次家正把戴宗打

八殺人房開剝見橋頭酒

跌

寫一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

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笑曰公不必隱

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至此

之甚折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

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

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

得其人耳將欲為出兩人先說他玄德曰備雖不才

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

輔相頗賴其力自說左右有人並不向水鏡曰關張

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用兵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

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隱然說他左右之人

不及我意中之人又

作一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

跌

下膝膊上挂着硃砂紅線其人何竟說山谷無人更不向水鏡曰豈不聞孔子漆宣牌朱貴看見上面雕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不說我意中有人

着銀字曰江州兩院押牢人又作立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直待水鏡說節級戴宗朱貴曰且不要動手我常聽軍師所說江

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後立德請問其人至此方是極力一迎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話

他至愛的正是此人如何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此語言於建

反害宋江必有緣故便叫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遺者不久則景升將逝文武雲落無

火家把解藥灌醒那戴宗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大飛益應在將軍也且不容

舒眉長眼扒起見朱貴折人忽自述所聞之謠又極力一縱蔡瑁題詩

開其書便叫你是甚人好詩以龍比立德水鏡解童謠亦以龍比立德立德

大膽却將蒙汗藥麻查了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解之謠又極力一縱

我又把太師書信擅自拆鏡曰今天下之音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彼方

開却該甚罪朱貴笑曰莫之論此則隱示以當立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

說折開太師府書信便是人直待說出此問有人然後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

大宋皇帝我敢做對頭戴急問何人又極力一迎只伏龍鳳雛四字作如註跌頭如

宗嚙了大驚便問足下是得下可安天下許通縱方總說出何等曲折何等難

誰強求大名朱貴自我是重立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

梁山泊好漢旱地拔朱貴如此一番跌頓也縱說出失龍鳳雛四字却立德再

戴宗曰既是梁山泊頭領又不知指其姓名只言好好真絕世妙文立德再

却認得吳學究否朱貴曰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

吳學究是我大寨軍師足當言之此時宜說出姓名矣乃又欲遲至即命小童

下如何知他戴宗曰小可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此等何俗立德飲饌

和他至交朱貴曰兄長莫畢即宿於草堂之側盧中作一引子立德因思水

非是江州神行太保戴宗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得

戴宗曰小可便是朱貴問臨臨躍躍水鏡曰直何來將從市上相見先在廬

立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書惡

立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書惡

蓋入下山箬之最妙是蓋
曰只是沒人會寫蔡京字
檀溪得表大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焉敢害吾弟
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
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語中有刺
不表乃責而釋之所謂惡惡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
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着設宴相待酒
酣琦忽然墮淚劉表問是憂心難測玄德問
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
父叔指教先寫後文求計玄德勸以小心蓋孝自然
無禍是叔次曰琦江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
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點退檀溪
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
他安家便請他來晁蓋曰

亦要圖書印信吳用曰還

有個相識人也在濟州城
裡居住姓金名大堅雕得
好碑記善刻圖書印記亦
會鑄林人都稱他做玉臂
匠也把五十兩去就賺他
來鑄碑文晁蓋曰妙哉當
日戴院長扮做太保模樣
帶了銀兩拴上甲馬到濟
州來尋關聖手書生蕭讓
住處有人指曰他在州衙
文廟前居住戴宗徑到門
首問曰蕭先生在家麼只
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與

泣而去玄德回馬八城忽見市上一人荷巾布袍呈

條烏履長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

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音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德

自聞伏龍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為誰德

遂下馬相見德

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穎上人也姓單名福

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孰知市上行歌之人乎玄德

大喜待為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

玄德方喜得人單福曰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

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與



見一秀才出來恁生模樣
有詩為証

青衫烏帽氣稜稜

頃刻龍蛇筆下生

米蔡蘇黃能彷彿

善書聖手有名聲

蕭讓見戴宗便問太保存

甚事見教戴宗曰小可是

太安州來的今有本處重

修五岳樓要立碑支特地

賚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

禮請秀士去作文讀曰小

生只會作文及書體字還

劉皇叔自到此民豈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

曲折福曰吾自願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

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先生教之然若相離

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本欲相試後忽先玄德亦改容

聞教木欲相合忽若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

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已妨人之事備不敢

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借祿馬作波瀾

○前卷既詳敘馬此處不好便止亦即借此一段收耳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

願聞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

妨一主某有一法可禳禳越相馬伊指諫馬玄德曰

死不應在檀溪之奔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

妨主當應在張武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

籍諫馬相應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

訓越相馬伊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

此處補敘曹操此處補敘曹操時呂曠

木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荆州之

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

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此處補敘曹操時呂曠

呂翔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

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

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用

人偏會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不

說大話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不

子龍所云馬探馬飛報立德玄德謂單福商議福曰

殺却應在此探馬飛報立德玄德謂單福商議福曰

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便是可使關公引一軍從

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

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左



要刊匠戴宗曰再有五十
兩日銀就請玉臂匠金大
堅萬望二位同行蕭讓收
了銀兩便和戴宗去請金
大堅正行間蕭讓以手指
日那來的正是金大堅戴
宗看金大堅恁生模樣有
詩為証

鳳象龍章信手生

雕鏤印記便分明

人稱玉臂真奇妙

文苑馳聲第一名

蕭讓喚金大堅頭戴宗相

見其說來意將五十兩銀右軍中軍却分故中路立德從其言即差閑張二人

子與金大堅收了戴宗曰後路前路大有變化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

揀定日期請一位就行蕭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

讓曰天氣炎熱來日五更兩邊各射住陣角立德山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

揀出城門兩個約定各自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

歸家收拾包與蕭讓留戴相命特來擒汝立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馬不

宗同馭次日三人離了濟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如此不耐殺之人

州城行不過五十里戴宗德慶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傍

曰二位慢行我可先去報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

知來接二位地開脚步向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為

先去了兩個走到未牌時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敘法與直取呂翔

分行八十里路只見前面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不而餘

一聲打哨山坡下突出

四五個頭領王矮虎等

曰你兩個是誰蕭讓曰我

兩個上太安州刻石碑記

王矮虎曰正要兩個聰明

人心肝下酒蕭讓金大堅

大怒二人各仗胸中本事

挺朴刀來與王矮虎鬥三

人納戰十合王矮虎回身便

走二人却待來趕聽得鑼

聲响處左邊走出雲裡金

剛宋萬右邊走出摸著天

柱廷背後却是巨國郎君

鄭天壽各帶從人齊上把

與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

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

某守樊城為後天

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一心矣

十一



蕭讓金大堅捉投林子裡
新野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與戶辱
主將重興雪耻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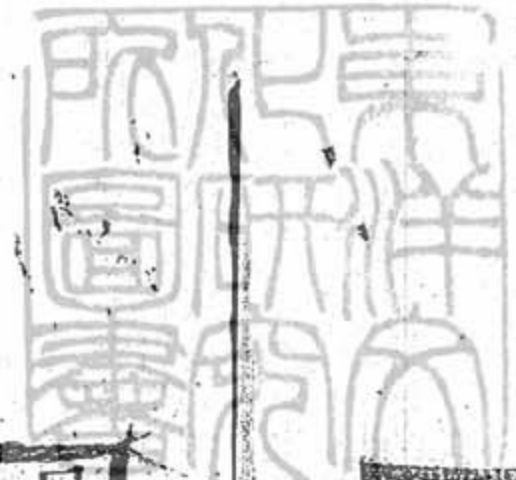
來四個好漢曰你二人放心
我們奉天玉將令特
未知勝負何如且聽下文分解

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
蕭讓曰山寨裡要我們何用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杜迂曰軍師一來與你相識
二來得知你兩個好武
當時晁蓋吳用等下山都
接了該吳用待所言蔡京
修回書一事請二位其聚
大義兩個曰我們在此不
妨只是我家都有老小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
會看孔明之事乃問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
出現合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
不肯便道姓名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
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請者至
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矣孰料徐庶往見而



日官司知道急了吳用曰

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

曉當日各散次日嘍囉報

曰二位內眷都到了吳用

曰請三位親自去接賓客

蕭讓金大堅吳用兩家老

少糧士山來二人問其備

細老小俱說你備出門之

後只見一行大將轎來至

說家長在客店裡中了暑

氣快救取老小來看因此

出城接到這里蕭讓金大

堅只得安頓老小吳用請

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特

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

敘單福用兵處不須幾筆然說伏料敵破陣取

城之能已畧見一斑已後又有孔明無數神機

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各

優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水登場也此卷以

孔明為主而單福其賓也即龐統亦其實也水

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專薦伏龍帶言鳳雛

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畧之是以有賓主之

別焉蓋主為重則賓為輕故玄德既知單福之

即是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曾聽見既知

鳳雛之即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

肅漢寫蔡京字體回書就
命金大堅雕刻圖書當下
二人動手完成回書便送
戴宗進程戴宗辭了眾頭
領下山至來貴酒店將甲
馬拴在腿土作別去了只
見吳用大叫一聲苦也眾
頭領驚問曰軍師何故叫
苦吳用曰我這到書斷送
了戴宗和宋江二人性命
眾頭領大驚畢竟怎的送
了二人性命再聽下回分
解

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假言而實往者於此
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
所省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
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
來歷在牧童口中敘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
敘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敘出敘龐統止及
其叔徐庶止及其母與弟敘孔明則不但但及
其弟與叔非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畧或詳
參差錯落道敘事妙品
漸離以錐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

第三十七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當時眾頭領大驚問且緣
故吳用曰今日戴院長這
回書那個圖書不是玉筋
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
這個圖書候事敘戴宗吃
刑金大堅曰小弟每見蔡
京書紙都是這樣圖書今
次刻的無纖毫差錯如何
有破綻吳用曰江州蔡知
府是大師兒子如何又修

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
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
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
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烈女傳中空有
之即豪士傳中亦罕有之
蔡瑁假玄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
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
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匆
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卦不成
其為孝子矣故君子於庶無訛焉
曹操不強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強
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入之心同乎曰不

書與兒子却用個薛字圖
書這些差此人到江州
被知府盤詰問出實情却
是利害晁蓋曰快使人去
趕回再寫書去吳用曰他
作起神行法去早晚已走
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
遲我們只得如此方可救
他二人晁蓋曰怎生去救
吳用便向晁蓋耳邊曰如
此如此晁蓋曰妙計即傳
下號令與眾人知休要悞
了日期好漢得了將令

同曹操之於關公倖縱之而陰阻之及明之不
得而後送之若玄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
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
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
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臥龍先生
頓使玄德破涕為觀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
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
平新野極寫曹仁聲勢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玄德
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

各名揜東下山奔江州來
却說戴宗扣着日期回到
江州當廳下了文書蔡知
府見戴宗回來好生歡喜
親自接了回書便問你曾
見我太師麼戴宗稟曰小
人只住一夜便回不曾見
得太師知府拆開封皮看
見上面說許多物件都收
了後說妖人宋江可令儘
車囚載差人解上京師處
洪書尾說黃文炳早晚除
授蔡知府看罷大喜又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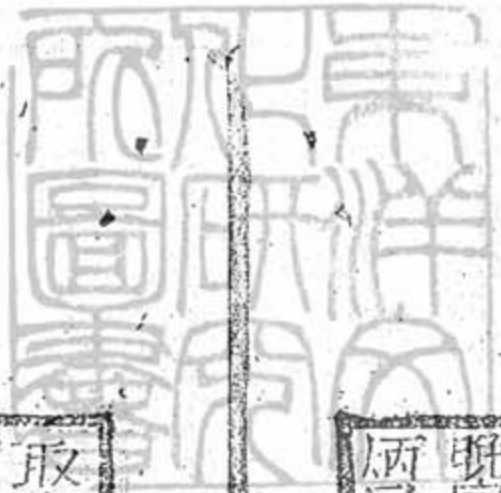
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
可乘間奪之為單福乘機武候小樣之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
此如此此中妙在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
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
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
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
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
能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
如同樊城又與下文失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見
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
典要斬眾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
為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箇陣勢使人問玄德



漢書卷之六十八
三

一錠白銀賞了戴宗戴宗曰識吾陣勢極寫曹仁弄巧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畢謝了自回牢裡看謁宋江謂立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武侯入陣圖陸人而密將其事說知宋江甚喜一見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且說蔡知府令造檻車將宋江解上東京門子來報黃通相探知府請至後堂相見知府曰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文炳曰大人何以知之知府曰昨日往京前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上京通判榮除只在早晚家尊回書備說此事文炳曰小生來借一觀知府

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見笑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鳥單福又宛然立德傳令教軍士把在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此非寫趙雲是寫單福立德麾軍衝曹兵大敗而退軍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偷



取家書與文炳從頭讀了一遍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搖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曰通判差矣此是家尊親書筆跡如何不是真的文炳曰往常家書曾有這個圖書否知府曰却不會有這個圖書想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文炳曰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得况兼這個圖書是今西園相

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又為後文伏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說單福正與立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立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又宛然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欲尋船渡河岸上一

做六學士時使出來更兼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張飛身
 父寄書于子不當用諱字馬單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
 圖書相公不信可盤問下滄死水中曹仁渡過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
 書人曾見府裡甚人若說兵見城上一聲鼓响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
 不對便是假書知府曰這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此亦在前附耳
 爭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為雲長是寫單福為翼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
 東京一問便見盧實知府樊城不用實做最首筆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
 的文炳在屏風後坐隨節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此在路土方不說
 升廳喚戴宗問曰你昨日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
 回時我事忙未嘗仔細問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
 你你去京師到六師府俸室宗親遂請立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
 是誰接禮在那裏安歇戴側立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
 宗曰小人到府裡是個門

子接書人去少刻門子出吾之甥寇封本羅侯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
 家教授信籠入去着小人於此立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
 自去客店安歇次早去伺封拜立德為父改名劉封此中夾敘劉封承
 候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
 悞了日期連夜回來知府螟蛉後必生亂雲長收關平為子而獨不欲立德收
 曰那門子多少年紀有幾則有爭立立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
 否戴宗曰小人到府前天之嫌故也立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
 色黑了不十分看得仔細之有雲長不悅劉封伏案立德與單福計議今趙
 只是大年紀有些鬚髮知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立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
 府聽了大怒喝令欲拿拿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楨將折
 下戴宗告曰小人無罪知兵之事操曰勝負乃軍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書
 府曰你這廝該死我府裡策問得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曹操
 老門子已死了幾年如今不知其為何人即立德此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絕

是個小玉看門如何却說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讐殺人披髮他年紀大有些鬚鬚况門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卓上子不能勾入府堂裡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必由府裡張幹辦方纔見李都督然後通知裡面總收禮物便回也要伺候兩日我是他兒子有許多禮物去如何沒個心腹人出來問你條細你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來的戴宗曰小人一時要起程不曾看得分曉知府曰不打不招喝令

獄卒把戴宗捆了打得皮

不以取相召之而以必召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

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推

徐庶母不一日取至官操厚待之因謂之曰間令嗣

不過拷打只得招曰小人

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

路經梁山泊過被一夥強

朝廷正猶美玉落於汗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

人來把小人劫去搜出書

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

信看了把信籠奪去小人

有疾患之繼以美玉汗泥動之而後復稱天遂命左

哀求苦訴說回鄉不得他

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

那里却修這封假書與小

也問一句妙甚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

人脫身知府曰你和梁山

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先說玄德並非好人全是

伯賊人同謀令取大枷枷

欺婦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誰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

在牢裡遂退堂來致謝文

人語

炳曰若非通判高見下官

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立孫說玄德的屈身

險此映了大事文炳曰這

下士恭已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

此映了大事文炳曰這下士恭已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

人結連梁山泊為黨若不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玄德的吾兒輔之得
早除必為後患知府曰通其主矣破美玉汝雖狂名漢相實為漢賊破天子之
劉高見當官待文炳出府乃反以玄德為逆臣破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
不自耻乎破非書與四句先極口讚玄德後言訖
取石硯便打曹操此石硯操大怒叱武士執徐
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
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
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讐矣不如
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
留得徐母在庶首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為操
謀誠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徐庶
善操於王程昱曰往問候詐言會與徐庶結為兄弟
回家景命五日後方可施

行知府准孔自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差人去十字
路打掃法場點起五百士兵提刀使及劊子伺候已
輝時分知府親來監斬就把宋江戴宗兩個各與一
碗長休飯永別酒吃了獄卒把二人推出牢門宋江
戴宗相抱而哭劊子押宋江戴宗到法場四方鎗刀
圍住只等午時開刀蔡知府勒住馬等候報來只見
東邊一撮弄毒蛇吐化強

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
作手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
家書一封其矣婦人誠字之嘆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
新野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
書至急喚人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
言語有書附達雲長在曹操處得見書徐庶在玄庶
折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樓閣不期賈丞相使
人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纆願程昱等救
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
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妙在
不教他事曹操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尚望救
死似其母誓口

要挨入法場裡看眾士兵 援更不多嘴

趕打不退兩邊又一夥使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

鏞棒賣藥的也強挨向前 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

來士兵喝曰你這些人好 亦正惡曹操如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

不曉事這是却里強挨入 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夤夜至司馬

來看那夥人曰我們沖州 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王因說劉豫

撞府那里不曾經過便是 州在此何不事之只此句語玄德不曾庶故作狂歌

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 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即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

南邊又一夥挑擔的脚夫 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

也挨人來看士兵喝曰你 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大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

挑去那里挑夫曰我們挑 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油油然孝子之

東西入衙去的士兵喝曰 便是衙裡人別路去別路言此絕絕之溫

人挑下擔子立住脚看 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德

只見北邊一夥客人推過 更不相留直善 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

車來士兵喝曰這里殺人 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

你們從別路過去客人笑 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

曰我們是京師來的不認 其危矣主公宜若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

得路只知道大路走就停 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母報讐乃攻曹操也此計

下立定在車子上看士兵 但非仁人 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

闖住法場中問一個報曰 所忍為 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

午時三刻那監斬官令劊 不為不仁不義之事 玄德謝孫乾留庶之計與謝眾

子手去開枷聲聞刀只 皆感歎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

見車子上客人聽見取出 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倘聞公將去如失左右

小鑼敲了兩下四下裡一 手雖能肝鳳髓亦不甘味龍鳳二字隱然二人相對

齊動手又見茶坊樓上一 二人相對

個黑大漢脫得赤條條拿而泣坐以待旦請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
兩把板斧跳下樓來手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送別光易寫
斧落欲番兩個劊子手望德舉孟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
監斬官馬前欲殺眾士兵簇擁知府逃命只見那夥人製出黑穢殺得士兵
幸七橫八倒兩客人錯將入去一個指了宋江一個指了戴宗粉容人帥便是
鬼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廷宋萬扮挑擔
的便是朱貴李矮虎鄭天

庸材何敢當此于譽只自謙遜尚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行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哀痛之詞諸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遠送不提孔明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寫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又及而去極寫玄德眼中看出只此二語庶得玄德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通別賦庶篇凝淚而望却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衆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不做美玄德之望西廂曲云青山隔送音疎林

壽石勇扮乞馬的便是小小二小五小七白勝那晃蓋佔省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與宋三郎最好是個共撞之人便吐前面好漢莫非黑旋風那漢不應只顧掄斧殺人晃蓋教背未江戴宗的只顧跟黑大漢走當下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渠眾頭領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那江州軍民誰敢近前那黑大漢殺出

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不做美玄德之望西廂曲云青山隔送音疎林

城來血濺滿身前面却是之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上文寫到徐庶去後已是水窮出盡更無
 大江沒有去路蓋却慌他望矣此處忽然拍馬而回如絕處逢生真奇妙之筆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
 那黑天漢曰不要慌也司背來廟裡眾人卻到看無去意乎玄德曰元直必無之事出元直必無之事遂欣然拍馬向前迎門
 時靠江一大廟林木遮遮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勸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
 牌額上四個金字白龍廟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
 廟喚囉把宋江戴宗背到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語焉
 歇下來江方纔開眼見了名先言玄德曰敢煩元直為脩請來相見此語正與
 晁蓋等笑曰莫非夢中相其地草廬反曰此人不可屈後文三顧
 會見蓋曰仁兄不肯在山喚成收庶曰此人不可屈庶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
 致有今日之話這個出力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只讀其人玄德曰
 殺人黑漢是誰宋江曰是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玄德亦不問其庶曰以其比
 李進他要在太牢裡放我之譬如駕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
 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始不及此人庶曰以某比

我非走不脫不肯依他見律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蓋曰願
 蓋曰難得這入出力最多聞此人姓名方問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
 花榮且將衣服與二人穿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此方說山孔明名乃漢司
 了只見李逵提看双斧從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丞
 鄉下去尋人亂投宋江叫早卒亮從其叔玄與荆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
 曰兄弟那里去且來和哥遂家於襄陽後立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細
 哥相見李逵所得去下双其家門嘗好為梁父吟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斧曰大哥你怪銅牛粗莽履歷臥龍岡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與眾人相見了却認得朱臥龍岡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貴是同鄉人大笑花榮曰為臥龍先生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如今來到大江又沒船隻姓名與別號分作兩入姓出妙也此人乃絕
 接應倘或官軍殺來却怎代奇才使君急宜往請見之此人肯相輔佐何愁
 生迎敵李逵曰我與你們六下不定乎立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脩言伏龍鳳
 離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肯非即伏龍鳳雛乎

我非走不脫不肯依他見律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蓋曰願
 蓋曰難得這入出力最多聞此人姓名方問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
 花榮且將衣服與二人穿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此方說山孔明名乃漢司
 了只見李逵提看双斧從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丞
 鄉下去尋人亂投宋江叫早卒亮從其叔玄與荆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
 曰兄弟那里去且來和哥遂家於襄陽後立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細
 哥相見李逵所得去下双其家門嘗好為梁父吟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斧曰大哥你怪銅牛粗莽履歷臥龍岡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與眾人相見了却認得朱臥龍岡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貴是同鄉人大笑花榮曰為臥龍先生補敘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如今來到大江又沒船隻姓名與別號分作兩入姓出妙也此人乃絕
 接應倘或官軍殺來却怎代奇才使君急宜往請見之此人肯相輔佐何愁
 生迎敵李逵曰我與你們六下不定乎立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脩言伏龍鳳
 離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肯非即伏龍鳳雛乎

再殺入城去將官軍盡殺
 便走戴宗自使不得禁性
 城內有五六千軍官若殺
 去必然有失遠望見江面
 上三隻大船吹風胡哨奔
 來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
 有十數個人都拿軍器眾
 人却慌眾江出到廟前看
 時見張順立在船頭上眾
 江大叫兄弟救我張順見
 了宋江大喜忙押船到岸
 却是張順穆弘穆春薛永
 李俊童威童猛李立各執

兩龍正伏龍正是諸葛孔明
 妙極立德漢魏曰非則極其善則極善今日方知伏
 龍鳳維之語何期大賢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
 如盲也後人有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岐泣別兩情濃
 左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臥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立德策馬而去立德聞徐庶之
 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眾將
 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全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且說徐庶既別立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
 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

第棒上岸宋江善從大降
 眾人拜曰自從哥哥吃官
 司兄弟無路可救又聽知
 拿戴院長我們在穆弘
 庄一商議今日正求劫牢
 抄哥哥不想已得好漢救
 出這位英雄家不真非眾
 山泊義士見天王壓眾江
 指首十立的便是你眾
 人都切中敘禮張順等
 十七人并身江戴宗李逵
 其二十九人都在白龍廟
 敘禮齊拜公體單只見

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原本欲事劉豫州奈
 老母為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
 將公薦與玄德玄德即日將求奉謁望公勿推阻則
 展生平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
 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寫孔明處
 慚而退上馬適程赴許昌見母正是
 囑友一言囚愛主 赴家千里為恩親
 不知後事若何下文便見

江州城裡... 插鼓軍馬出城... 聽了大吼一聲... 先出廟門... 二不休且殺盡江州... 方轉梁山消死好漢... 遵令止身... 血滿江紅... 屍如山積...

第三十八回

宋江智取無為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巖崖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昔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後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壘神

四大聖書第一種卷之十九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徐庶之母與至陵之母皆賢母也... 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 或恨其死之晚矣子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 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為庶母也